



给我送菜的清洁工大姐

□张春燕

一天傍晚,我家的门被叩响。这个时间,没有预约,亲朋不会上门,会是谁呢?

门开了。我看到一张瘦削的、略带羞涩与不安的脸。来人是小区的清洁工,我每天进出都会遇到她。

她从门外递过来一大袋红苕尖:“这是我自家种的,不值啥子钱,听说你们喜欢吃这个,就顺便扯了点。”在我很感意外地表达了谢意后,她更不安了:“应该感谢的是我,你们一直对我很关照。我都不晓得哪个感谢了!”

其实,我们对她说不上关照,只是出于朴实的想法,在处理一些小事上,本着既方便自己也有利于他人的想法,给了她一点儿小实惠。

作为网购达人,我隔三差五就会收到各种快递包裹,其中生活用品居多,与之相伴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纸盒子。

对这些纸盒子,小区邻居们(尤其是有老人的),大多积到一定数量后,自己拿到废品店去卖,“可以换点儿葱蒜苗钱回来”。也有少数人,取出里面的物品,把包装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。打扫清洁的阿姨,会从垃圾中翻找,收集到一定数量后去卖钱。

我的做法与他们不同:不需要的纸盒子、塑料瓶、易拉罐瓶、较大的塑料包装袋、废报纸等,我都把它们整理好,放在屋外的拐角处。我跟清洁工阿姨约定:凡是放在拐角处的东西,她都可以直接拿走。于她而言,这些东西干干净净,不用忍着异味、费劲去垃圾箱翻腾;于我而言,也省了跑上跑下扔垃圾的时间和体力。她把这些东西放到一块,过几天卖一次,可以挣点儿小钱。每次见到我,她都微笑示意,表示感谢。送红苕尖就是她表达谢意的具体行动。

没过多久,她第二次送我红苕尖,还是那真诚而羞涩的表情,还是绿油油的一大包,还是让我们品味了一番来自她家菜地的天然清香。

我家入户门外,没有放置清洁垫。但无论是连日天晴还是下雨泥泞,这块地方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夏日的一天,我第三次接到她送来的菜。这次更丰富:有豇豆、黄瓜,还有几根苞谷,都很新鲜。而且更巧的是:这天上午,我没时间买菜,她送的这些菜正好救了急。炒出来的菜新鲜美味,一家人吃得开心。

一天,我听见门外有打扫的声音,知道是她在外工作。我打开门,跟她打招呼,感谢她送来的菜。我看到的,依然是一张瘦削脸上那略带羞涩与不安的神情。她说:“那点菜不值一提,我自己种的,都没打农药,尽可以放心吃。”

此后,她又陆续送了我一些蔬菜,只要是她家地里长的,她总会带点儿来给我们分享。

春花艳丽,夏阳热烈,秋风并不萧瑟,冬日格外温煦。这么长时间以来,我与清洁工之间相处得很好,大家相互关照,舒服又开心。

在我简单平实的日子里,清洁工大姐成了一抹翠色,她送给我的那些蔬菜,让我眼睛一亮,精神一振,生活多了几分暖意和乐趣。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鹤得转 专栏

拒绝考试

□武辉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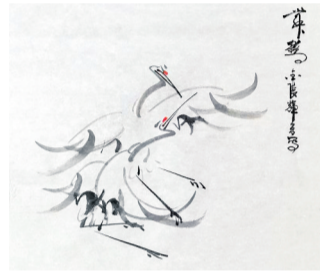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80年代,重庆出版社需要几个美术编辑,《红岩》杂志社主编推荐我去。当时,我在动物园工作,急于跳槽,便去参加应聘考试。出版社在李子坝一座大院里,一进考场,里面已坐了二十几个年轻人,我年龄已近四十,最大。我看了一下试卷,全是应届高中生的相关题目,便在卷首写了几句:田局长,你们要的是高中毕业生?还是美术编辑?要的是美术编辑,请出有关美术的题。对不起,我走了!

随后,我便交了白卷回去了。

我没有当成美编,又回到动物园继续当美工,成天同动物打交道,反而让我成了一位画动物特别是画丹顶鹤的画家。

人生之路,往往在一个节点上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,机缘、机会、时机总会让人走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)



半张小学毕业照

□陶灵

五年级下学期,我从镇上的姑妈家转到县城上学,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第一天去教室,同桌是一位圆脸、大眼睛的女孩,我友好地对她笑了笑。她红着脸还了一个笑,很害羞。

几天后,我得知同桌叫小丽,住在我家旁边那条街的小院里。刚来县城,一切都比较陌生,又没有玩伴,真不好玩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我来到小丽家的院子。

看到我,小丽愣住了,好像不认识似的。我赶紧介绍:“小丽,我是刚转学来的,你的同桌呀。”她这才甜甜一笑,热情地迎我进屋。

进屋后,我俩都愣住了,不知说什么做什么。突然,她转身进了里屋,不一会儿端出一抽屉,满满一箱子“娃娃儿书”。里面还有很多课本大小的书籍,封面图案不一样,但都印着《少年文艺》的名字。我从没见过。小丽说,这是杂志,每个月都有一本,专门给学生们看的,在邮局订阅。她还说,她妈妈在邮局上班,给她订的,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有。这个下午,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一种叫杂志的东西。于是,新奇地读起了这些《少年文艺》。

我俩都埋头看书。小丽突然问我:“乡下好玩吗?”一提起乡下,我来劲了,告诉她:“冬天特别冷,旧庙改成的教室很大,中间烧一堆柴火,同学们围成一圈听老师讲课。夏天放学后,我们跑去村边小溪洗澡,水清澈见底,捉到小鱼儿后扔给岸上的同学,拿去烤熟了吃……”

小丽说,她一直想去乡下的爷爷家玩。可妈妈说路太远了,爸爸妈妈要上班,没时间送她去。

我问小丽:“真想去乡下?”

她点点头:“那当然呀!”

“放暑假后,姑妈要来接我,到时候我来叫你,一起去玩!”

“好哇,一言为定!”

就这样,我俩商量好了暑假的去处。小丽很兴奋,这也是我来城

里后玩得最高兴的一天。

一天早操时间,我对着小丽喊:“小丽!我姑妈来信了,她同意你跟我去乡下玩。”我话音刚落,全班同学“哄”地一声笑开了,小丽的脸也“唰”地红到了耳根。这是怎么回事?我被弄得莫名其妙。

当天下午,我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,大伙都朝我怪笑。有几个女同学望着我,低头嘀咕起来。小丽坐在座位上抹眼泪。我更被弄糊涂了,纳闷地四处张望。猛地,看见黑板上用粉笔画的一幅漫画:一个男孩拉着女孩的手,旁边写着“小丽想当小丽的媳妇”。

我飞快地跑过去,没找到黑板擦,就用手胡乱地擦。漫画没完全擦干净,却弄得满手都是白粉灰。

放学路上,有位男同学悄悄告诉我:城里学校的男女同学界限分明,在一起玩耍的话,要被大家取笑。

“媳妇”这个字眼,对于那个年代、那个年龄段的我来说,确实是难为情和羞于启齿的事。我与小丽的交往成了同学的笑柄,他们拿我俩开心,当着我的面叫小丽的名字,遇见小丽就叫我的名字。

还好,这事很快因紧张的毕业复习、考试冲淡了。我的心也轻松起来,暑假结束后就小学毕业了,同班同学要被分散到几个学校,终于可以摆脱他们的嘲笑了。

毕业分别前,全班同学合影留念。女生在前,男生在后,中间坐着老师们。暑假里,我们都回学校取合影照片。拿到相片后,我决定剪掉上面的全部女同学,不再与任何女生交往。全班男同学围着我起哄、叫嚷,为我的“英勇”举动喝彩。我得意极了……

几十年过去了,记录我青春年少的那些照片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,唯独小学毕业时的全班同学合影只有半张——上面没有一个女同学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能懂的诗

幸福(外一首)

□倪金才

忙碌过后,农民坐在田埂上
抽着茅草烟,风过来
轻轻揩干他的汗水

忙碌过后,出租车司机上车门
打开出租屋。最小的女儿扑上来
最大的女儿,正在安静地做作业

忙碌过后,两个天各一方的人
电话接通那一刻,一方告诉另一方
身体安好,勿念
而另一方说,孙娃又长高了

信赖

站在高处的人
低处的那个人是值得信赖的
一把梯子送他到了屋顶
他相信这一把梯子还会让他重回人间

站在低处的人
高处的那个人是值得信赖的
他抬头仰望着高处
就像在欣赏令人满意的劳作

而站在不远处的那个人
把自己的屋顶交给那两个人
是值得信赖的,他们
花一上午时间,把瓦片
一块一块送上屋顶
盖在了最需要的地方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如花绽放的一句话

□赖永亮

那时候,我一直觉得所有的努力,都是为了得到老师的夸奖、同学的羡慕、亲朋的另眼相看、父母的奖励。

那时候,我聪明好学、懂事乖巧,铆足了劲儿地快乐学习着,像上足发条的闹钟。

那时候,我记忆力极好,几乎过目不忘。老师教的知识,我能记个八九不离十;学过的课文,能流畅地背出来,读过的优美词句亦能顺手拈来。

每次考试,我都名列前茅;每次写作文,我的文章都会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;每学期期末,我总能捧回很多大大小小的奖状。望着那一张张鲜红的几乎贴满整面墙的奖状,父亲总会欣慰地感叹:“五儿是我今生最大的骄傲!”

多年以后,我才明白,我所做的一切,其实只为了父亲每次都要说的那句话。那句如花儿般美丽芬芳的话语,一直温暖着我,激励着我前行。

永远忘不了1997年香港回归文娱晚会,表演完舞蹈的我回到宿舍。推开门一瞬间,我愣住了:柔和的烛光水一样包围了我,各种各样的零食散发着香甜的诱惑,连同那浪漫摇曳的烛光,围成一个巨大的爱心。他坐在爱心中等我,收录机里正播放着《明天你是

否依然爱我》。

我情绪的海,开始涨潮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他起身,张开温暖的怀抱,一脸宠溺地对我笑,雪白的衬衣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前几日的争吵似乎已烟消云散,我不顾一切地扑进他的怀抱。他紧紧地拥抱着我,我依偎在他温暖的怀里,听他结实有力的心跳,听他哽咽着在耳边低语:“我们不要吵好吗?永远好好的!”

生活中,有那么多温暖与善意、赞扬与鼓励,它们来自于你的亲人、朋友,甚至是毫不相识的陌生人。那一句句如花绽放的话语,给了我们温暖与感动,像一束光指引着我们前进。多年以后,我仍忘不了付主编读到我的稿子时对我的评价与鼓励:“你是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,作品已达到一定高度,好好努力,会有大的成就。”正是这句温暖的鼓励,让我的文学之树开出了不算绚烂却依然芬芳的花朵,结出了不算硕大却依然香甜的果实。

与人相处时,让我们都带着欣赏的眼光,满怀着善意与爱意。让我们说出的都是如花绽放的温言软语,而不是尖利伤人的荆棘刺刺。感谢那一句句如花绽放的话语,感恩生命中每一位给我关爱、包容与鼓励的人。我在温暖中幸福地前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协会会员)